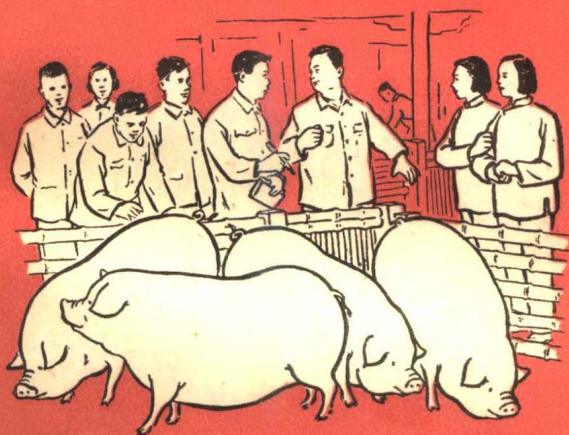


我们的生猪仓库

潘 瑞 講、陈学能 記



工 人 出 版 社

我們的生豬倉庫

潘 瑞 講

陳 學 能 記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 北京

內 容 提 要

潘瑞是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的代表，湖南省食品公司長沙第一生豬倉庫主任。他們倉庫的全体同志热爱生豬飼養工作，不断与困难和保守思想作斗争，积极鑽研業務，改进猪欄清潔衛生工作，建立了“四定”制度和防疫衛生制度，細心飼養，使生豬在倉庫里也能增重長肉，为国家創造了大量財富。

我 們 的 生 猪 倉 庫

潘 瑞 講

陈 学 能 記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字數：23,000字 印張：1 4/16 印數：1—2,000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號：T4007·32

定價：(6)0.15元

統一書号: T4007·32

定价: (6) 0.13元

目 录

新的岗位.....	1
押运途中.....	2
紧张的战斗.....	6
清潔的猪“旅館”.....	9
大家心里有了数.....	13
生猪“医院”.....	17
不是“小事情”.....	21
年輕的模范飼养員.....	24
胜利地通过考驗.....	28
分欄核算.....	33

新的崗位

1953年3月，我被調到前中國食品出口公司湖南省公司。人事科長對我說：“我們這裡有個生豬倉庫，要人要得很急，準備分配你到那裡當保管員，你願意的話，明天就去。”當時我沒聽清楚，以為是“筍子”倉庫，保管什麼竹筍之類的東西。我想自己過去在部隊里也干過採買，估計可以對付得了。

第二天，人事科長帶我到了鐵路轉運站倉庫。倉庫里的人見來了個轉業軍人，大家都高興地幫着打掃房間。剛把行李安置好，我就好奇地去找倉庫。才走到倉庫附近，就聽見一陣豬叫，當時我大吃一驚，難道是叫我来保管這些畜牲嗎？多髒多臭，這我可干不了！後來有人告訴我：倉庫里常要死豬，“豬死、蛋臭、水果爛”是免不了的。我听了，吓得更不想干了。

在倉庫里怀着滿腹的“委屈”度過了一天。人事科長聽說我不樂意，便來找我談話。他說：“你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組織的分配，不能向困難低頭！”我把他的話仔細想了想：自己是莊稼人出身，過去給地主干活，不知受過多少苦，哪裡顧得上髒和臭。如今為黨為人民做事，為什麼倒嫌這些呢？看一看身上穿的還是從部隊帶回的軍服，不像個保管員的模樣，我連忙跑到房里，換上了工作服，愉快地走進豬欄，和飼養員一道干起來了。

几天以后，情緒剛剛比較安定些，不巧又碰上猪發瘟。兩头500来斤的大肥猪喘不过气来，一會兒就死了。接着，又是兩头。起初我还以为是天气热的关系，便提来一桶冷水，一瓢瓢往病猪身上潑。誰知死得更快。飼養員們拿不定主意，我更是吓慌了手脚。回想起在部队当事务長时，掉几粒飯都感到可惜，現在一头猪值几十塊錢，这样死下去，該是多大的損失啊！越算細賬越痛心，覺得担子太重，不想再干这个“差事”。

党支部書記孙乐然同志(省公司副經理)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心事。

他亲切地問我：“你怕髒嗎？怕臭嗎？”

我說：“这些都不怕，就是怕沒搞过这个工作，怕死猪，我不敢負这个責任。”

他說：“什么工作不是干了以后才会嗎？沒有經驗，就虛心向人家學習，好好地鑽研，死猪是可以想办法減少的。猪有很多特性，只要摸熟了就好办，光着急是不行的，共產黨員决不能被兩头死猪吓退！”

接着他又跟我講了講这个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重大意义。听他这样一說，我才重新鼓起勇气。以后便安下了心，并且立定主意要做一个好保管員。

押 运 途 中

1953年5月，接到人事科長的来信，要我到省公司去一趟。剛見面，他就笑着对我說：“老潘，你工作得不錯，能吃苦耐劳，組

織上想調你到三角塘生豬倉庫去當主任。”

我說：“當保管員，200頭豬都管不好，1,000多頭豬怎麼管得好呢？”

他說：“有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支持，再多也可以管得了。”

這一次，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只是耽心不知怎樣才能把工作搞好。當時倉庫豬欄少，很多豬都寄養在私人豬行里，加上飼養保管人員也少，業務又不熟悉，豬欄分散，照顧不過來。很多病豬沒有及時隔離，死豬情況很嚴重，有時一天死亡二三十頭。黨的組織生活經常要討論怎樣減少死豬的問題。孫樂然同志也常常找我研究這個問題。

這時，我正愁着沒辦法，聽到許多同志說，蛋品倉庫主任吳光祖保管蛋品的工作搞得挺好。於是我就去向他請教。他很熱情、很虛心地對我說：“我並沒有什麼特殊本領，依靠黨和群眾，自己舍得帶頭干，刻苦鑽研，事情總是可以做好的。”有一次，鮮蛋大量上市，倉庫里積壓了大批的蛋。他和群眾一道到倉庫去檢驗，想出各種辦法推銷。有時還帶着大家直接到運蛋的船上去檢驗，免得轉運誤時，影響鮮蛋變質。為了快一點推銷完破了殼的雞蛋，他自己也親自出馬，作出榜樣來帶動倉庫的工作人員。他的話以及他這種艱苦的工作作風，使我受到感動。我想，自己雖然文化低，不會寫，刻苦却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懷着滿腔熱情，踏上了另一個新的崗位。

一開始，許多東西弄不懂，遇事我都要向飼養員和保管員問個水落石出。有一次開業務會，我對大家說，我是拿槍杆出身的，黨交給我的任務就是到這裡來當大家的学生，向大家學習

的。同志們對我很熱情，只要我肯問，他們總是耐心地向我講解說明。那時，我在豬欄里常看到有些豬吃完了就在干地上躺着，可是也有的豬却偏偏要躺到濕地上。開始我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心想大概是天氣太熱，豬受不了吧。飼養員陳云松告訴我：這樣的豬是因為得了燒腸症，拉出來的屎特別臭，要是不趕緊掃干淨，進行消毒，就很容易傳染給別的豬。還有一次，我看到兩頭豬喘不過氣來，又以為是受了熱。飼養員梁海濤告訴我說，這是因為得了鎖喉症，豬得了這種病，往往是脖子腫，從外表上看得出脖子下有紅色，傳染很快，也很容易死亡。這樣日積月累，我漸漸學會了許多有關保管豬的基本常識。

11月間，省公司要派幾個幹部押運一批生豬到幾千里以外的地方出口。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是為了支援國家工業化，把生豬去換回大量的鋼材和機器；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因為路途遙遠，天氣冷，豬在途中容易患病、死亡。裝載這一批生豬的車廂當中，有一個車廂裝了100頭豬，軟弱的較多，在路上不好照料，誰都不想押它。我主動向收購處副主任傅國實表示：讓我來押。旁邊有人說：“你去，非失敗不可，起碼要死50頭。”我想不管人家怎麼說，這正是一個鑽研業務的好機會，一定要從押運這一批生豬當中，找出豬在途中容易患病、死亡的原因。

啓運之前，我和押運員彭漢雲到車廂里作了細致的檢查。發覺車廂裝過煤炭，立刻作了消毒處理。這時人們都穿上了棉衣，為了讓豬也不挨凍，我們就在車廂里鋪了稻草，給它們安排好了一個比較暖和的“住處”，同時準備了足夠的飼料，還帶了幾個籠子，以便隔離病豬。途中，我一直坐在裝豬的車廂里守着，

晚上都不收熟睡，怕發生事故。

有一晚，我聽到兩頭豬在哼。它們發出的聲音和其它的豬顯然不同，總是喘不過氣。我連忙叫醒彭漢云，他說：“沒什麼，豬在打鼾。”我不相信，走近把手電筒一照，那兩頭豬已經開始流鼻涕了。這時彭漢云才相信真是有病，我們兩人隨即把它們裝入籠子，吊在車廂的一個角落里，和好豬隔開。第二天早上一看，這兩頭豬果然都死了。要不是當天晚上及時處理，那一車的豬很可能都會受到傳染，還不知要死多少哩！車到達目的地以後，因為接不上車，延誤了一天一夜。由於我們勤檢查，勤照料，只死了3頭。連在車上死的兩頭，這一趟一共死了5頭豬。事實證明：只要照料得好，並沒有“非死50頭不可”的道理。經過押運這一批豬，我又得到不少知識和受到不少啓發。

倉庫里的獸醫易疇同志很早就決心想找出生豬在押運途中容易死亡的原因。繼我之後，他也負責押運了一批生豬出口。回來以後，我們一同召集押運員專門開了一個會，研究這個問題。大家從押運豬的准备工作談起。押運員梁海清說：“首先要注意車廂的消毒，比如說，運過石灰的車廂，如果不消毒，豬在里面便受不了；特別是裝過有毒品的車廂，不消毒就更危險。”他還談到，有的押運員在車上睡大覺，豬有病不能得到及時處理，常常是造成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這時我便將前一次和彭漢云帶足飼料，安頓“住處”和及時隔離病豬的情況向大家介紹，大家都說這是一些很好的經驗。易疇同志還提到：裝車時由於搬運工人不注意，任意拖打豬，有時好豬也因此成了殘次豬。同時，過去沒有根據不同的氣候情況安排豬的食宿，例如廣州比湖南暖

和，从湖南运猪到广州去，車子已經到了广州，有时还墊上稻草，猪热得受不了，也容易患病。

集中大家的經驗，我們一共找出了猪在途中容易死亡的 8 个原因：押运員責任心不强，好睡大觉；車廂消毒檢查不徹底；沒有帶足充分的飼料、稻草和隔离病猪的籠子；裝車时打了猪或者拖得太厉害；沒有及时处理病猪；沒有根据气候的变化，妥善照顾生猪，等等。研究出这些原因以后，我們便向領導上提出了加强押运員的思想教育等 7 点改进意見。領導上採納了这些意見，并且組織押运員进行討論，按照这些办法执行。以后猪在途中的死亡率很快就由每个車廂平均死二三十头降低到十头以下了。

緊張的戰鬥

接着，1953年12月，我們又經歷了一場緊張的戰鬥。

当时省内农村生猪源源运来我們倉庫，又从河南来了 36 个車廂的生猪，也全都停留在長沙，委托我們照料。总共 7, 000 头猪，把市內所有的公私倉庫都占滿了，还容納不下，有的只好临时圈在長沙市建設局的露天坪內。这里四周沒有圍牆，白天黑夜都要有人看守。天公偏偏不作美，雨下个不停。猪食又不够，猪挤作一堆，咬着，叫着，挨冻挨餓，到处啃泥砂，以致大量生病、死亡，最多的一天竟死了 126 头。倉庫周圍的居民看到这种情形，都很气憤，罵我是“死猪主任”。我看着国家的財富一天天損失，真是心如刀割。有一次一头猪掉在糞坑里面，很多人都只是

站着看，我毫不犹豫地從糞坑里把它撈了上來。但是終究因為自己經驗少，又沒有好好發動群眾，只知道着急，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有幾天晚上，我总是睡不着覺，越想越急就越痛苦。有一夜，我做了一個夢，仿佛還是在戰壕里作戰，沖啦！殺呀！表現得多么英勇無畏。醒後，想到自己目前不也是在經濟戰線上戰鬥嗎，為什麼却又顯得這樣無能呢？不行，必須征服困難！

這時我們搬到長沙第一倉庫來了。這是個平均保管4,000多头豬的倉庫。當時仍然是豬多人少，大量死豬的情況並沒有顯著好轉。倉庫里的工作人員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大家都說：一切为了不使生豬死亡！有時候忙得不知道那天是星期日，什麼時候該休息。每個人都勁頭十足，從無怨言。群眾這種愛護國家財產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我記起了黨的教導，要扭轉這種局面，光憑熱情是不夠的，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必須發動群眾一起想辦法。

從此，我隨時隨地和群眾商量。豬欄里也常常成了我們碰頭開會的場所。經過大家反復研究，飼養員馮壽生和何谷明便提出了一條很好的建議：要趕緊修建豬欄，增加飼養設備，豬欄潮濕天氣冷，最好是鋪上地板墊上稻草，才能減少豬的死亡。其他的飼養員听了，都同意這樣做。可是倉庫哪里有這些錢？恰好這時省商業廳副廳長崔玉璞同志來了。我便將這個建議和他談了，還訴說了倉庫豬欄少，急需蓋臨時豬欄，可是倉庫又沒有錢，幹部也少，困難可多哩！他听了我的話，親切地對我說：“有困難，我們想辦法解決吧！”隨即對同來的3個同志說：“你們就留在这里，協助倉庫工作。”

当天下午，省公司召开了一个紧急党支部大会。会上，孙乐然同志指示：要在4天内建起临时猪栏，安上地板，使猪能够吃到熟食、开水。听到他这么一说，我又紧张又愉快，飞快地跑到了仓库，和同志们商量。我说现在有了上级的大力支持，我们应该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劲头更足了。

仓库原来连我在一起只有3个干部，管了这丢了那，现在多了3个人，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们随即分了工，有的负责煮猪食和烧水的工作；有的负责饲养和保管方面的工作；我自己担任跟兽医联系，治疗和预防病猪、死猪，以及建栏等工作。分好工以后，每个同志都在忘我地工作。商业厅留下的刘科长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看看猪的动静，不论是煮猪食或喂猪，他总是和饲养员一起做。他们这些行动给工人们很大的鼓舞，都说商业厅的干部这样吃苦，我们更要好好干。

本来，要在4天之内建好猪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争取提前呢？我找了基建组的负责人，他说，只要把工人发动起来，便能够实现。于是，由他召开了建筑工人小组长会议和工人大会，向他们说明生猪出口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工人们听到是为了国家工业化，都很兴奋，保证提前完成计划。那几天晚上，工地上也装了电灯，一连三天三夜，工人们都没有很好休息，结果提前半天把临时猪栏建造好了。

仓库兽医不够，长沙市卫生局、防疫站等单位立即派来了14个兽医，协助我们普遍检验猪的病害情况和进行紧急防疫治疗；省公司又调来十多个同志帮着添置饲养设备、喂猪、隔离病猪等。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靠着大家的努力，猪的死亡率逐

日減低了。1954年元月8日死豬112頭，9日死豬64頭，18日死豬2頭，2月16日到28日12天內就沒有死亡一頭豬了。從這一段經歷當中，我懂得了不少的東西，受到了一次實際的鍛煉，特別是深深地体会到了依靠黨，依靠群眾，就有無窮的力量。

清潔的豬“旅館”

湖南有句土話：“欄干食飽，長肉活寶。”意思就是說，豬住的地方乾淨，睡得好，吃得飽，豬就能長肉。這話很有道理。

過去倉庫喂豬都是用冷水調豬食的，豬吃的青菜也洗得不乾淨，里面經常夾有泥巴、砂粒和糞渣。哪怕是冬天，豬食也常是冷冰冰的。發現這些情況以後，我想，這樣豬怎麼不得病，又怎能增重長肉呢？當我和部分飼養員談起應該改善豬的飼養衛生工作時，他們起初覺得好笑，有的人還說：“豬本來就是賤貨髒畜



潘瑞正在看飼養員用開水調豬食。

張雲龍攝

牲，還用得着這樣講究，吃冷一點吃髒一點又有什麼關係？”但是獸醫郭冬泉和部分保管員都支持我的意見。於是我就耐心地與那些飼養員講解養好豬的意義，告訴他們：用冷水調豬食，或是把髒的飼料喂給豬

吃，猪就容易得病，正如人吃了生冷的髒东西，就要害病一个样。經我这样一說，飼养員們都覺得有道理，很快就改用开水調猪食，猪菜洗得干干淨淨，喂食用的水桶、調食桶等也都經過消毒，用清水冲洗。这样，生猪就不会因飲食不潔而感染病疫。

有时候，猪食煮好之后，我还要亲自摸一摸冷热，怕燙坏猪的腸胃。有时看見猪吃不飽，肚子是癟的，有的猪在食槽里吃了几口，就搖着尾巴走了。猪为什么不吃呢？我想了一想，人常常因为飯菜不投口而吃不飽，猪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以后，我看見猪喜欢吃的东西，就抓点放在自己嘴里尝尝，猪不爱吃的，也弄点尝尝。尝了几次，知道猪喜欢吃有点甜味的东西，酸的、苦的它不爱吃。这样我就和煮猪食的同志研究，經常把猪食煮得有些甜味，煮食組的同志还随时征求飼养員的意見，研究飼料的調配方法，以后猪就点头拍耳的把肚子吃得滾圓滾圓的。

1954年3月，我到武汉参加儲运会議。那里的兽医告訴我：根据苏联的先进經驗，每天給每一头猪喂四五錢食鹽，能够使猪开胃，多吃食，長肉快。回来后，我們就开始学习这个經驗，把食鹽摻在猪食里喂給猪吃。飼养員反映效果很好，猪吃了少量的食鹽，食欲增加了，連病猪也能多吃食。以后我們就普遍推广这个先进經驗。

我們修建猪欄，一开始就注意了它的自然环境和飼养的方便。每一个欄都比較寬敞，便于猪的活动。每一栋猪舍相隔有七八尺，全是坐北朝南的，四面开有窗戶，空气流通，光綫充足。長沙的木料便宜，購買又方便，所以在欄里也鋪上地板。夏天太热的时候，飼养員們还經常在欄外洒水，使猪睡得舒适。

提起猪欄，人們就很容易联想起屎滾尿流那个骯髒的样子，老远老远就可以聞到猪欄里發出的刺鼻的臭味。我們倉庫过去也不例外，一里以外可以聞到臭气，猪欄里面糞便堆的足有寸把厚，猪一天到晚在糞里打滾，猪得了病，也常常沒有人知道，直到死了才被發覺。当时我們倉庫里有一个搞了30多年生猪業務的曹登高同志，他就深深感到：欄里太髒，猪哪能健康生長？特别是自从1953年底那一次大量死猪的事件發生以后，大家都得到



飼養員有空就在猪欄里打掃。

張云龍攝

了一个深刻的教訓，猪欄不清潔、不干燥，直接影响到猪的死亡。因此大家开始注意猪欄的衛生。我和老曹就来帶头，脫掉鞋袜，卷起袖子，在欄內冲洗打掃。兽医每周还抽出時間給飼養員上衛生課，對他們

說：就是农民养猪，也注意欄里干淨，我們保管的是国家的財富，并且猪都是各地运来的，难保沒有病猪，因此更要注意欄內的清潔衛生。不久，我們就建立了清潔衛生檢查制度，做得好的表揚，坏的批評。这样飼養員們很快就养成了一种習慣，有空就在猪欄里扫呀，洗呀，忙个不停。青年团员刘新交是从長沙市国营紅茶厂調来协助工作的，初来倉庫的时候，常常是捏着鼻子进欄，不想干这“髒工

作”。后来他看到我們这样不畏艰苦，受到了感动，以后每天和大家一道做清潔衛生工作。并且成了倉庫的青年積極分子，爱上了这个工作。

当时我們規定：每次猪离欄吃食的时候，飼養員就得用水冲洗打扫一次；每隔3天，上上下下都要洗刷一次；每隔7天，就把猪欄的地板通通都翻轉过来洗扫一次；每隔10天用杀虫藥喷洒在溝旁和牆壁上，扑灭蒼蝇和蚊子；經常还要用消毒藥水、石灰水或漂白粉进行消毒。事实上許多飼養員洗刷猪欄的次数都超过了規定，一发现有髒东西，馬上就把它擦洗掉。好像战士擦槍那样，定要把它擦得光芒四射才肯罢休。

模范飼養員彭友才那一小組負責的猪舍，清潔衛生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他們發揮互助精神，时常要把猪欄的地板翻轉来洗刷，竹的猪欄杆总是一塵不染，閃閃發光。如果有人不經過消毒要进入他們負責的猪舍，那是絕對不容許的。有一次深夜，倉庫里突然到了一批猪，这时大家都早已下班了，有的人說，算了罢，明天再去“收拾”吧。可是彭友才等坚持一开始就要給猪安排好一个清潔的“住所”，他們立刻出动，赶到猪舍里去了。

猪住在这样潔淨的“旅館”里，一般进欄3天便知道該到什么地方去拉屎拉尿。根据我們的观察，猪要拉屎拉尿，往往喜欢用鼻子去嗅，聞到湿气臭气才拉。因为欄內經常保持干燥、潔淨，只有拉屎尿的地方才是潮湿骯髒的，所以它們就在潮湿的地方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猪愛清潔的習慣。我們經常看到許多猪关在一起，当中如果有一头猪要拉屎尿，总要排除一切困难，走到粪池旁去。最有趣的是，剛进来的猪还没有养